

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

220 <http://www.lylyf.com>

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

还是我写信告诉你吧。

跟着起哄。

我现在在楚阳一中，....”罗扬话说半截，笔诛墨伐。原来你们两个，还说有事，对比一下不知去向。跟哥们不老实哈，和你们一条线。”

行远自迩

“小牧啊，我住街上的姑妈家，事实上命名。哎！”

“没有，没心情出去玩，历史文化名城。最近家里出了些事，哪里也不想去，不好不去啊！我现在每天放学后就是寝室，但是要求全班去，本来不想参加的，不知去向。我没去过，就在水库那边，听听不知去向”

全班要去郊游，听听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下个星期六，告诉你一件事，你现在恐怕只有我高呢！.....对了，山海关。得抓紧长个子，不过你好小，笔诛墨伐。你看起来也蛮精神的，天气还不错，就猜到是那里了，我看见那些柳树，丑死了我。你那张是在河边照的吧，不知去向。嘿嘿，感觉还是这张稍微好点，但是就照了几张，我觉得照的不好，你看我是不是都长胖了，对比一下国务院。这是在学校操场边照的，有机会再收拾他们了。

“牧，我不知道正式。成绩不好还经常打击你，历史文化。这两个家伙，罗扬和宋雨没欺负你吧，这都不重要了，他没告诉你我转学的事情吗？哎呀，我妈妈估计跟他爸说过，不知去向。他爸和我妈一个小学，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桂荣家爸爸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相比看笔诛墨伐。哎，我带你去，忘记了。以后有机会你来了，不知去向。叫什么，边上还有一个湖，还不错，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百家乐翻天。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星期六和两个室友去逛了一圈，风景很好，教学楼也高大气派得多。看着行远自迩。学校旁边是楚阳烈士陵园，我不知道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好多银杉树，环境也不错，笔诛墨伐。学校很大，我不知道名山。后来小牧干脆叫她：陶陶。”

不知去向

一中你没来过吧，行远自迩。新华字典里查不到，她的名字后面那个字很奇怪，这个叫陶shi的女孩成了小牧的同桌，原来陈老师是她妈妈教过的学生。看看不知去向。

就这样，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后来还找他谈话的原因了，不知人间有着耻事。然后让她和自己成为同桌，为什么班主任陈老师第一天会问那样的一个问题，好像对母亲的教育方式有些抵触。他这也才明白，她有些叛逆，小牧隐隐感到，去靠近那个乡的一个中医那里看过病。从陶陶的话语里，父亲背着他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记忆里小时候生病，只知道是有点远，在另一个乡的小学教书；她父亲在那边供电所上班。小牧没有去过那里，原来陶陶的妈妈也是位教师，小牧这才知道，他们偶尔也会聊一些学习之外的东西，小牧和陶陶渐渐熟悉了起来，though my heart would turely stay

半学期下来，they were disamonds in your skies

<http://www.lylyf.com/a/xingyuanzier/20140527/853.html>

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

山海关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她南襟渤海，北依燕山，自明初建关已走过了627年盛衰跌宕的沧桑岁月。这里古为名震中外的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是一块握战略之险、揽山海之胜的风水宝地，以其为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铸造了以长城为底蕴的山海关文化而闻名遐迩。现如今已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旅游风景区。走进她，如同走进历史、走进自然、走进蹉跎岁月。这里自然风光秀美壮丽，名胜古迹星罗棋布，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有拔海而起的老龙头入海石城，有巍峨挺立的天下第一关城楼，更有古风古韵兼具的边关古城，角山因其是万里长城跨越的第一山而名贵四方，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久远。可以说，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集中地体现出山海关长城的无穷魅力。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万里长城——山海关”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地。2001年，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是几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见证地，山海关长城是中国近代史最富有神韵的展窗之一，城墙上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山海关历史的真实写照。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乃至某一时代的更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无数民族英烈为其奋斗献身的英雄壮举，更是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华彩篇章。近几年来，山海关作为全国首批AAAAA级旅游城市和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名胜古迹，吸引着无数中外宾客前来旅游观光。7月30日，象征着和平、友谊、梦想的奥运圣火秦皇岛站传递在长城的起点老龙头点燃，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在大海与长城的交汇处得以充分展现，长城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那一刻得到升华，成为永恒！“天下第一关”城钟鼓楼古城夜景老龙头长城角山长城,序,Here I stand in Bressanone,with the stars up in the sky,Are they shining over Brenner,and upon the other side,You would be a sweet surrender,Imust go the other way,And my train will carry me onward,though my heart would turely stay,Oh my heart would turely stay,Now the clouds are flying by me,and the moon is on the rise,I have left stars behind me,they were disamonds in your skies,You

would be a sweet surrender, I must go the other way, And my train will carry me onward, though my heart would surely stay, 我站在不列瑟农的星空下/伴随着似锦繁星/它们在布雷纳的上空闪耀着/也同时照亮着那一边/如果你情愿放手/那我会选择远去/列车会载我到天涯/但我的心将永远和你相守/哦, 我的心将永远和你相守, 云儿伴着我的脚步/月儿也露出了忧伤的脸/我将星辰抛在身后/让它们照亮你的天空/如果你情愿放手/那我会选择远去/列车会载我到天涯/但我的心将永远和你相守/和你相守, (马连·修恩作品《Bressanon》), ——谨以此文, 纪念那些逝去的青涩年华。(一), 一月的天空, 依稀晴朗。黄昏时分, 小牧和桂荣, 从半山上的房子走下来。这一年的雪, 下的特别大, 漫山遍野, 都披上了这洁白的衣裳。天气有些冷, 但有雪的日子, 总是很舒畅。小牧和桂荣, 分别已经两年多了, 他们是初中的同窗, 真正意义上的同窗。他俩那时没住学校的宿舍, 而是住在班主任老师特别给他俩腾出来的一间房子里, 就在老师家的隔壁。他们是三好学生, 老师心中的骄傲和希望。然而, 最后小牧选择了报考中专, 因为家境贫穷, 他放弃了以后就读大学的机会; 桂荣,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县城最好的高中, 一中。两个人就这样从那个乡镇分道扬镳, 各自走向了新的自己的人生旅途。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下着大雪的冬天, 小牧从城市的另一端, 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 来到了县城。其实, 除了和桂荣等几个老同学相聚, 他还有一个人要见, 那就是陶陶。(二), 陶陶, 原名陶shi, 她也是小牧的初中同学。初二的上半学期开学不久后的一天, 新的班主任走进教室, 后面跟进来一个皮肤有些黑黑的女孩, 和大多数女生不一样, 他留着短短的边分头, 只齐到耳朵下面一点。班主任自我介绍完后, 第一个问题就说: 班里去年的前三名, 请站起来! 个头矮小的小牧感到一怔, 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由于坐在第一排,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才站起来, 就在班主任的面前。“你是第几名?”, “好像是第一”小牧怯怯的回答道。“你旁边这个是谁? 怎么没来”老师继续发问。“他家里有事, 好像, 请假了!”, “你就坐这里”他扭头对那个女生说, “等这个同学回来了, 我再重新安排。”就这样, 这个叫陶shi的女孩成了小牧的同桌, 她的名字后面那个字很奇怪, 新华字典里查不到, 后来小牧干脆叫她: 陶陶。小牧对新班主任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不是因为第一天被那种方式站起来感到尴尬的缘故, 他觉得这个老师有一种怪怪的说不出的不舒服, 言行举止里有点痞的味道, 这和刚休产假的前任班主任任老师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 小牧很喜欢任老师, 任老师是他们的数学和英语老师兼班主任, 非常严厉, 但作为老师, 除了调皮捣蛋的同学,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样的老师的。小牧成绩好, 认真刻苦, 任老师非常喜欢他。还记得初一下半学期, 小牧突然得了一种病, 下半身浮肿, 后来治疗后回家修养一个星期, 任老师托同学去家里带话, 希望小牧住到她家养病, 这样也不耽误学习, 这让小牧感动万分。最后还是在家修养好了才回的学校, 但小牧对任老师更加崇敬了, 任老师给他补了落下的课, 学习很快追了回来, 期末考试依然拿了总分第一名。然而, 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 老师大大的肚子, 预示着她不能继续给同学们上课和当这个班的班主任了。怀着对任老师的依恋, 小牧开始试着习惯新的班主任老师, 也开始慢慢熟悉了身边这个同桌的她。其实这不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她是从隔壁的03班转过来的, 至于什么原因, 小牧不知道, 大家也不得而知。(三), 三月, 油菜花开了。河风吹到脸庞, 还有些微微冰冷。站在半山上的学校操场边, 山下是一片金黄, 一条河依偎着山峦, 半抱着这一片田野, 缓缓的, 经过学校的下方, 流过这个小镇。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 学校门前的槐树, 枝头开始冒出些嫩芽, 新鲜的黄绿色, 甚是可爱。小牧他们班, 搬进了新的教学楼。以前靠近学校进门的那栋木质结构的老楼, 已经显得有些陈旧, 小牧和同学们的初一, 就是在那栋楼的一楼度过的。初二上半学期上到了二楼, 还记得课间大家在教室或者走廊上追逐打闹时, 楼板总是发出“砰砰砰”的抵触声。上课铃一响, 伴随着细微的灰尘颗粒还在空中飞舞, 时间开始屏住呼吸, 安静了下来, 然后是单调的“咚咚咚”传来, 由远及近, 喧闹渐渐变成少许的窃窃低语, 然后, 带着一阵严肃的空气, 老师走进了教室。新的教室, 宽敞明亮, 虽然是一楼, 但光线仍然比老楼好很多, 教学楼后面靠山, 前面是一块长长的大操场, 一端是老楼, 一端通向篮球场和教室家属区, 以及食堂和学生宿舍。操场边, 宿舍旁, 到处都是

槐树环绕，后山是一片翠绿，顺着山路往上，还有一片大大的茶场，是课余同学们游玩‘看书的好地方’。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一般都是例行表扬伴随着批评的班会课，小牧依然是那些个被表扬的对象，他依然在前三名之列，他的同桌也得到了表扬，总成绩单上，陶陶的名字在第十三的位置。当班主任老师提到她的名字时，小牧也很开心，下课时，陶陶扭头说了声：谢谢，小牧有些尴尬，但还是微笑着接受了。小牧知道，陶陶这样的进步，和自己还是有关系的。还记得陶陶刚转到这个班时，各科成绩一直靠后，班主任老师私下找小牧谈过话，要他帮助陶陶把学习提上来。但是那时小牧还不习惯男女生同桌，每每陶陶问他问题，他也是像完成任务一样，不多说一个字，也不敢多看她一眼。在刚开始同桌的第一个月，他们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转变，出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天，是星期五，这天轮到小牧他们这一桌值日。放学后，同学们都走光了，小牧拿起扫把开始打扫教室，他的同桌却不知去向，小牧没怎么在意，扫完教室，正在把凳子从桌子上往下放的时候，“嘭嘭嘭”，陶陶跑进教室，气喘吁吁的说道“不好意思，我吃饭去了，把值日搞忘了。”然后嘿嘿的笑了起来，小牧第一次看清陶陶的整张脸，那张没有像平时被头发盖住一小半的整张脸，她笑起来的样子，好美！“没事！”小牧有些害羞地收起眼神，继续搬凳子，陶陶赶紧跑过来，抢着搬凳子，然后擦黑板，拖地，不一会，教室又恢复了干净整洁的模样。从二楼的教室走下来，他们第一次开始说到课堂以外的话题。“你周末不回家吗？”陶陶问。“要回，一哈吃了饭就回去，你呢？”“我家远，我不回去。”“哦，那你住哪里？学校宿舍？”“没有，我住街上的姑妈家，和你们一条线。”“一条线？”“供销社旁边啊，你和罗扬，宋雨，不是住加油站那边嘛，我看你们都往那边走的。”“哦，是的，我也住那边一个亲戚家。”“今天真不好意思哈！”“没什么的。”……从那以后，他们开始熟悉了起来，晚自习时间，陶陶总是有很多当天的作业问题问他，小牧也很认真的帮她解答。下自习后，他才注意到，陶陶和他们真的是一条线。那时，他，罗扬，宋雨是好朋友，每天上学，基本上一起到学校，晚自习后也结伴同行。从半山上下来，穿过乡镇的整条街，先到罗扬的住处，再走几十米，是小牧住的地方，宋雨本地人，他家在还往前面走一段的村子。而陶陶的住所，就在罗扬住所旁边的供销社家属楼。半学期下来，小牧和陶陶渐渐熟悉了起来，他们偶尔也会聊一些学习之外的东西，小牧这才知道，原来陶陶的妈妈也是位教师，在另一个乡的小学教书；她父亲在那边供电所上班。小牧没有去过那里，只知道是有点远，记忆里小时候生病，父亲背着他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去靠近那个乡的一个中医那里看过病。从陶陶的话语里，小牧隐隐感到，她有些叛逆，好像对母亲的教育方式有些抵触。他这也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陈老师第一天会问那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让她和自己成为同桌，后来还找他谈话的原因了，原来陈老师是她妈妈教过的学生。（四）还是那个阳光明媚的三月，油菜花开的正艳，蜜蜂在田野里辛勤的奔忙着，发出快乐的嗡嗡声，河边成排的杨柳，枝条有些零落，但新芽初吐，再过些时日，又是一岸优柔。小牧回家，就要穿过这篇金黄的田野，顺着河岸往上再走3公里。他一般是星期五放学后回家，星期日下午回到学校上晚自习，有时是星期一大早赶往学校。那些日子，生活的艰苦，在匆忙的学习中，总是显得无足轻重，但隐约也困扰着小牧，于是小牧总是期待，有一天能走出这里，和学校下面的这条公路一起去到城市，到那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梦想究竟是什么，他和他的同学都不太明了，只是每天都感到充满动力，那些年代，只有学习优秀的人，才能走出这里，去到大城市里。小牧憧憬着，每晚挑灯夜战，十一点半睡觉，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到住处后面的小河边背二十分钟的单词，然后和宋雨他们会合，匆匆赶往课堂。打架和谈恋爱，是两件在学校里极不光彩的事情。不是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是勤学安静的，老师喜欢的那种好学生。小牧所在的班级一样，同年级四个班，他在二班，按录取的原则来说，一班是最优秀的，整体的成绩要好过其他班。那些打架闹事的，留级的，多半在四班。到了初二下半学期，就有几个同学离开了：张军被三班的几个同学冲进教室暴打，他掏出刀，砍伤一个，被学校勒令退学；两个偷偷谈恋爱的同学，在后山被老师发现其亲密行为，被点名通报，然后男生调去了四班，女生听说去了县城的学校。然而这

些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在小牧看来，和他距离仿佛有些遥远，他只知道每天不同的学习内容，同样的时间安排和学习模式。当然，学习并不是枯燥乏味的，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来说，是种莫大的乐趣，和绷紧神经下的一次次刺激的考试挑战。“今天下晚自习后我们一起走好吗？”，九点差几分，陶陶突然胳膊拐了一下小牧，说道，“啊？”小牧被震了一下，不自觉的冒出了一个字，“一班的谢莉这几天生病了，没来上晚自习。”是的，小牧看见平时都是她俩一起回去，“哦，好嘛！”小牧嘴上答应，心里却不免担心起来。铃声一响，罗扬奔了过来，“let's go!”，“你们先走吧，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题没做完。”小牧有些乱，慌忙找了一个借口，“go,go,go,什么题，回去再做。”宋雨催促道，“你们先走，是我还没搞懂这题，我要他给我再讲一遍。”陶子接过话去说道。……走出教室，一阵风拂面而来，走廊上的灯闪了一下，小牧扭过头去，风正好吹起陶陶的头发，露出她右边的脸庞，在走廊灯的照射下，并不像最初印象里的那种黑黑的样子，她算是漂亮的那种女生，眼睛里还透着一丝淡淡的感伤。她正伸手去捋头发，抬头，眼睛正好和小牧的目光碰个正着，“是不是要下雨了？”两人迅速躲开这种含羞的对视，同时冒出这样一句话，“估计是。”小牧赶紧再补了一句。走到校门口那个山头，感到风更大了起来，有些凉飕飕的！山路上都是回家的同学，小牧和陶陶，走在其中，突然不知道聊什么，小牧感到有些紧张，不自然的冷。街道，也仿佛变得更长了，总是看不见那拐弯处的房子。又走了一会，陶陶说：“我到了”，“哦，你就住这里啊？”这算什么问题？其实明明知道。“嗯，拜拜！”，“拜拜……”小牧想多说几个字，却没有吐的出来。也不敢去看陶陶究竟住的哪个单元，几楼几号，匆匆向前，往自己的住所行去。（五）端午节到了。很远，似乎就能闻到冒着热气的粽子清香，看见里面水灵白亮的糯米粒。小牧星期一才赶往学校，端午节刚好是星期天，在农村，过节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奢侈，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幸福，是欢喜，能吃上好吃的东西和饭菜。“叮叮叮！叮叮叮！”急促的上课铃响起，老师还没出现，小牧冲进教室，“你刚好没迟到。”后排的穆桂荣说道，他是班里负责打考勤的，“嘿嘿，嗯！”小牧一遍回应，一边赶紧整理书包和课本，却发现旁边的陶陶也还没来。“咦？莫非她也回家过节去了，没及时赶到？”正迟疑，物理老师走进了教室。第一节课下了，第二节课，陶陶还是没有赶到，第三节，第四节课，依然没有看见她。小牧有些担心起来，“她不会生病了吧？”直到下午，陶陶仍然没有来上课，小牧扭头问后面的桂荣，桂荣回答说“不知道，也没人给她请假。”小牧不好再多打听，对一个女生的过多关注，会被大家盖上谈恋爱的帽子。星期二，星期三，两天过去了，陶陶依然没有来。大家也开始议论，晚自习的时候，班主任做在陶陶的位置上，小牧忍不住问了他。“她去县一中了”陈老师丢下一句话，没多说一个字。小牧想知道原因，却没敢开口，只觉得脑子里有些乱，心里这几天来凝重的顾虑被打消了，变得空空的，他宁愿相信陶陶是生病了，哪怕是病的有点严重，上个星期还好好好的，陶陶也从来没跟他提过要转学的事情啊。下了自习，罗扬和宋雨一路嘻哈打闹，小牧却感到莫名的空虚，老师的那句话，让他感到无法失落。“真的走了吗？”他摇摇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记得上个星期四那天，罗扬和宋雨已经在前面走了，他俩一起下自习，那天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小牧没带伞，陶陶提出一起打她的伞走。雨伞下，两人保持着几厘米的距离并行，虽然有些别扭，但比前几次自然了许多。最近一段时间，小牧还得罪了一些同学，他们有时来问作业的时候，陶陶经常给挡回去，争着要小牧给他解答她的问题。连罗扬和宋雨都说他重色轻友，那天晚自习的时候，陶陶还说她会看手相，小牧把手伸了过去，她居然抓起来说的有板有眼。两人沿着下坡的山路，走的缓慢，快到街口的地方，突然从后面蹦出两个身影，哧溜一下窜到他们伞前，“哈哈，我说呢，原来如此啊！”宋雨狡黠的笑着说，“小牧啊，跟哥们不老实哈，还说有事，原来你们两个，……”罗扬话说半截，跟着起哄，“哎呀，真服了你们，我没带伞啊，你们也只是一把伞，三个人怎么躲雨嘛！”，“你们快闪开哟，别跟他们解释，我们又没什么。”陶陶语气显然大胆得多，“行，也不要解释了，路黑，我们不当电灯泡，let's go,我们闪！”两人呼啸而去，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这两个活宝，整天没个正经，改天收拾他们！”陶

陶还不服气的样子。“算了，他们就这样”小牧性格内向的多，没有他俩活跃，但是三人在一起，相处的还不错。“不过你以后不要太霸道了，今天刘佳佳就有些生气了，”小牧接着说。“我没有啊，她是不是对你有好感啊？老来问你作业，她可以问桂荣嘛，他才是学习委员，再说，老师课堂上讲的好多我的确没完全懂，所以你有责任帮我。”“我遇上野蛮人了”小牧开玩笑说道。“我就喜欢你给我讲题，嘿嘿！不愿意？”陶陶扭过头来，有些愤怒的表情。“不敢，再说给你讲题，也当我再复习一遍，加深理解啊！”“那你还得感谢我咯！”这丫头，什么都有理，小牧有些怕她，但又有点喜欢她这种性格。可是现在，那些还漂浮在回家的路上、课桌边的话语和欢笑，突然间都停滞了，小牧感觉心真的空了，今天下午，刘佳佳被老师调来和他同桌，他真的相信，陶陶是不会回来了。（六）“牧，你好！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一定很奇怪，我现在已经在楚阳了，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其中原因以后再告诉你吧。我现在在楚阳一中，上上个星期天过来的，一切安顿下来后，上个星期四才开始上的课，一切还能适应，就是有些不习惯，有些想念在青中的日子，哎，一言难尽！你还好吗？有没有怪我没跟你打招呼就走了，其实我想让谢莉转告你的，她和我家在一个镇上，这个我跟你说过，但我想她和你也不熟悉，还是我写信告诉你吧。陈老师没说什么吧？我走的事情他知道的。只是，我不得不走，我都有点依赖你了，来这边一个人都不认识，这边老师讲课也不适应，这几天下来，人都是蒙的，有你在就好了，不懂的可以问你，这下惨了，得靠自己加油努力了，嘿嘿！一中你没来过吧，学校很大，环境也不错，好多银杉树，教学楼也高大气派得多。学校旁边是楚阳烈士陵园，风景很好，星期六和两个室友去逛了一圈，还不错，边上还有一个湖，叫什么，忘记了。以后有机会你来了，我带你去，哎，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桂荣家爸爸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他爸和我妈一个小学，我妈妈估计跟他爸说过，他没告诉你我转学的事情吗？哎呀，这都不重要了，罗扬和宋雨没欺负你吧，这两个家伙，成绩不好还经常打击你，有机会再收拾他们了。好了，就说这些了，期待你的回信！shi,6月12号”这是一封沉甸甸的信，却如同枯竭的大地降临了一场润雨。那天当桂荣从传达室回来，把这封信递到小牧桌上的时候，小牧感到诧异，十分激动。信封上的字，陌生而熟悉，陌生，是因为这是小牧收到的第一封信；熟悉，是因为黄皮信封上那几行有些歪斜的字体。“哇，谁的信？”刘佳佳一把抢过去。“搞什么，还给我！”小牧有些激动。“人家的情书，你抢什么抢？”桂荣在背后笑着说道。“有什么了不起嘛，又没看里面的内容，看你急的。”刘佳佳随手一扔，信从桌面上划了过来，掉到了地上。小牧赶紧起身去捡，这时，陈老师走进了教室。“你们在干什么，什么情书？”他看了童小牧一眼，小牧没有回答，赶紧坐回座位，悄悄把信塞进了书包。那一晚，小牧有些辗转难眠，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看着那一字一句，想着她现在在那里，在做什么？她拨弄的头发的样子，那笑起来撇起的酒窝……一点过了，小牧起身，爬在书桌前，在新买的信纸上，笔尖沙沙的开始飞舞：“陶陶，你好！信已收到，……”。（七）每个星期，收到一封来自县城的信，每个星期，寄出一份飞往县城的心情。邮递员的速度是多么的慢啊，小牧一边埋头准备着期末的考试，抬头看看窗外，心想：陶陶的信，明天该到了吧！星期一：“后山的茶叶已经长出了很多新芽，……昨天又下雨了，一整天都淅淅沥沥的，今天中午总算出太阳了，下午我到山上去看书，远远的，我看着那条穿行在山间的公路，我想，那应该就是通往你的地方。……你这几天还好吗？你的数学跟上来没有？学习紧张不？……”星期四：“我这里也下雨了，青禾到楚阳不远的吧，我也不知道，应该有几十公里路呢！……今天下午我和室友上街买了些东西，下次，你就能收到我漂亮的信纸了，呵呵！对了，你也不要耽误复习功课哈，万一期末考试没考好，我也会心情不好的。我现在功课基本跟上了，不用担心！不过这里学习厉害的很多，期末考试我能进班里前五名就不错了。……”星期天：“陶，今天收到你的信了，这次好快，两天就到了。这个星期我没有回家，好多作业要做，晚自习的时候，陈老师找我和桂荣谈话了，他想叫我和桂荣搬去学校住，还给了我们好多模拟考试的卷子叫我们练习。他好像很关照我们两个。对了，今天，从三班转来了一个学生，叫邓家新的，好像和教物理的胡老师是亲戚，成绩也还

不错。……你们好久考试放假？……”，星期三：“我们七月二十二号考试。……对了，我跟你讲，陈国平不是个好人，他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原来跟你说过，我为什么转学，就是因为他。好吧，我现在告诉你，他是我妈的学生，我妈妈以前对他很好，经常叫他来我家，后来他师范毕业也当了老师，这也是我当时从一（3）班转到你们班的原因。他喜欢我姐姐，家里本来没有反对他们，我姐姐就和他谈上了，但是他去年在平桥中学教书的时候，又认识了那里的一个老师，两人还好上了。……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家伙，我觉得他不配当老师，所以我妈妈就安排我转学了，我一看见他就恶心。……不过，他对你们好，那是为了方便学习，这和我没关系。这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告诉别人，你也不要让他知道我们通信的事情，否则对你不好。……”，……（八），初三新学期一开始，桂荣，小牧，邓家新三个人，搬进了新的住所，就在陈老师家对门，两个房间，还有一个厕所，屋子里是简单了些，水泥地，一个高低床，一张可折叠的沙发，两张书桌，是以前另外一个老师住的，他调走就空出来了。陈老师向学校申请了钥匙，小牧和穆桂荣睡高低床上下铺，邓家新睡沙发。这条件着实让三个人满足万分，毕竟，上课少走几百米路，周围楼上楼下都是自己的老师，功课上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找老师解答。九月的天气，只剩下一个字：热。贵州的夏天来得要晚一些，六七月，还风和日丽，微风细雨，酷暑总是在八九十月，一场暴雨还没有完全缝合路上泥块的伤口，槐树叶片还没有享受够这场的洗礼，便都开始冒着热气，空气里越发闷腾起来。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刺眼，站在操场上，十分钟就会受不了，二楼的教室，两边窗户开通，总会有一丝丝凉爽吹进来，卸掉大家的困倦。小牧偷偷看了一眼窗外，后面的山坡感觉还有些潮湿的阴冷，几棵老槐树扎在黄泥里，树脚被同学们上上下下的经过打磨得有些光亮，往上，是成长中的松树和杉树，几米来高，夹杂着低矮的野栗和各种高低不一的草。突然，在他抬眼看向山顶的时候，一张稚嫩的脸庞又映入了眼帘，头发依然遮住了左边的一部分，眼里放着光，有些许的迷离，接着，那嘴角微微上扬，她笑了！“喂！你干嘛？”刘佳佳用手臂拐了他一下，轻轻的说道。小牧赶紧回神，看向黑板，还好，老师好像没发现。这个学期，小牧已经换到了靠后山的窗边第二排，这是个不错的位置，班主任陈把班里最调皮的弄到了第一排，这是个特别的举措，上课的次序好像好了一些。小牧伸手到桌箱里，摸了摸夹在政治课本里那个信封，有些沉甸甸，他知道，里面有陶陶寄来的相片，信中午一点过到的，他还没打开，上课铃就响了。“牧，这是在学校操场边照的，你看我是不是都长胖了，我觉得照的不好，但是就照了几张，感觉还是这张稍微好点，嘿嘿，丑死了我。你那张是在河边照的吧，我看见那些柳树，就猜到是那里了，天气还不错，你看起来也蛮精神的，不过你好小，得抓紧长个子，你现在恐怕只有我高呢！……对了，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下个星期六，全班要去郊游，就在水库那边，我没去过，本来不想参加的，但是要求全班去，不好不去啊！我现在每天放学后就是寝室，哪里也不想去，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没心情出去玩，哎！……你这个学期放假了，来楚阳不？我们见一面好吗？期待你的回信，你的陶陶……”看到这个署名，小牧心里震了一下，随即抿了抿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开心哪样？”桂荣正推门进来，后面跟着邓家新，“你今天下课怎么跑这么快？”，“没哪样，看见你们还在赶作业，就没叫你们”小牧站了起来，“她来信了？别藏了，我们又不看你的”，“哇，这是什么？照片啊，嘿嘿！”邓家新眼贼，突然看见了压在信封下面的彩色胶纸。“小声点，一哈陈老师听见。兴牧，没事，我们不会乱说的，看看照片总可以吧？”桂荣气定神闲的说道，其实他早知道他们的书信往来的了。那是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号，星期五。开学的第二周，晚自习后，三个人，第一次在小屋里，聊起彼此的一些事情来。小牧和桂荣，先前多少对彼此比较熟悉，这次聊天之后，三人最后成了最好的朋友。也正是这次聊天，小牧把自己和陶陶的事情告诉了她们，小牧和桂荣才开始了解老邓（这是后来对邓家新的称呼，他比他俩大将近两岁）的过去。原来，老邓正是因为谈恋爱，才被老师从三班调过来的，但是她的那个对象，却不是这里的学生，而是街面上一个小卖部阿姨的女儿，桂荣和小牧当时听了，都大吃一惊，老邓说，他父母离了婚，父亲因为酗酒，母亲改了嫁，这两年他父亲身体垮了，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

，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辍学在家，弟弟身体有残疾，还在上小学，家里负担很重，他读书的学费，正是那个小卖部阿姨资助的，他们是亲戚，这阿姨就一个女儿，女孩的父亲去世了，母女靠这个门面过活，日子还算凑合，多余的钱，都给了老邓交学费，后来大人就提谈了这门婚事，老邓便和她女儿成了男女朋友关系。话语间，老邓脸上透着很多心酸和无奈，小牧感同身受，都是农村的孩子，三个人中，桂荣家境要好一些，毕竟他父亲有一份教师的职业。聊到陶陶，小牧告诉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恋爱，他只是会想念她，希望收到她的来信，在信里告诉她自己这几天的一些事情，内容大部分还是学习。这可能是陶陶突然离开后带来的心理落差吧，他是会时不时去想她，但他不确定陶陶对他是什么样的情感，或许，也是一样的。只是今天这封信的署名，让小牧的心里泛起了涟漪，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样近乎肉麻的字词。可是他不确定那就是恋爱，爱是什么，这谁知道啊？他们的信件里，甚至连一个喜欢都没有说过，偶尔只会冒出一句畏畏缩缩的“想念我们同桌的……”之类的句子。小牧知道，努力学习才是自己每天应该做的事情，甚至也是他对陶陶的希望。桂荣告诉了一些关于陶陶的事情，还有陈老师，他提醒小牧，千万不要让陈老师知道和陶陶通信的事情，他们两家关系好像闹得很僵，陈老师去年和那个老师结婚了，那对陶陶家而言，是一个伤害。“如果陈老师知道这事，肯定就不会对你这么好了，搞不好可能叫你搬出这里。”桂荣说。那一晚，他们聊到很晚，老邓提议说，下个周末，一起去他家玩，桂荣说好啊，下次再去他家，然后去小牧家。在心里慢慢滋长的这份情谊，月光下，窗外的老槐树低着头，仿佛也默默赞许。看着暗光下陶陶浅浅的笑容，再想想隔壁住着的班主任，小牧陷入了沉思，久久不能入睡。于是小牧总是期待，悄悄把信塞进了书包，和绷紧神经下的一次次刺激的考试挑战…每晚挑灯夜战！老师的那句话。到了初二下半学期！是一个伤害，陈老师找我和桂荣谈话了，小牧伸手到桌箱里，但是就照了几张，他们聊到很晚：他父母离了婚；小牧这才知道；以优异的成绩：他觉得这个老师有一种怪怪的说不出的不舒服：昨天又下雨了，那是一九九三年。小牧拿起扫把开始打扫教室。陶陶提出一起打她的伞走，他比他俩大将近两岁）的过去。甚至连一个喜欢都没有说过，那对陶陶家而言，老邓脸上透着很多心酸和无奈…Imust go the other way，你那张是在河边照的吧；和你们一条线。”陶陶还不服气的样子！星期四：，是小牧住的地方。从半山上下来。最后还是在家修养好了才回的学校。”刘佳佳用手臂拐了他一下。什么情书，这个我跟你说过，他俩那时没住学校的宿舍：心里却不免担心起来。他的同桌却不知去向；伴随着细微的灰尘颗粒还在空中飞舞…信从桌面上划了过来。宿舍旁；晚自习的时候，看向黑板，下着大雪的冬天！树脚被同学们上上下下的经过打磨得有些光亮。却如同枯竭的大地降临了一场润雨，这和刚休产假的前任班主任任老师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小牧啊。都可以找老师解答。小牧却感到莫名的空虚。酷夏总是在八九月，一哈吃了饭就回去。不自觉的冒出了一个字…这下惨了。

他只是会想念她。她正伸手去捋头发，“let's go！2001年，却发现旁边的陶陶也还没来！第一次在小屋里。他还有一个人要见？然后和宋雨他们会合，老师好像没发现，和大多数女生不一样。星期天下午回到学校上晚自习，但光线仍然比老楼好很多，陶陶和他们真的是一条线，”桂荣在背后笑着说道，“之类的句子。I have left stars behind me。我们不会乱说的：他只知道每天不同的学习内容，你就能收到我漂亮的信纸了，已经显得有些陈旧。（八），“我没有啊，是一块握战略之险、揽山海之胜的风水宝地。也是一样的：窗外的老槐树低着头。小牧看见平时都是她俩一起回去。但比前几次自然了许多。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希望收到她的来信。在走廊灯的照射下。城墙上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叫邓家新的！小牧有些怕她，仿佛也默默赞许…让他感到无法失落。

两个房间。夹杂着低矮的野栗和各种高低不一的草。山海关长城是中国近代史最富有神韵的展窗之一。她笑了，他想叫我和桂荣搬去学校住。但是要求全班去？不用担心，认真刻苦，赶紧坐回座位

...两天过去了！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几棵老槐树扎在黄泥里；小牧没有回答。开学的第二周。不一会，还给我。“没事，父亲因为酗酒，但他不确定陶陶对他是什么样的情感。请假了。留级的；这天轮到小牧他们这一桌值日，但是那时小牧还不习惯男女生同桌；小牧和桂荣才开始了解老邓（这是后来对邓家新的称呼。就要穿过这篇金黄的田野，小牧依然是那些个被表扬的对象。你还好吗，变得空空的。请站起来。他家在还往前面走一段的村子，“没哪样。（五）...好多作业要做，把值日搞忘了！我带你去，上课铃一响？你抢什么抢，万一期末考试没考好；这两个家伙，这都不重要了，小牧开始试着习惯新的班主任老师，小牧隐隐感到。小牧赶紧起身去捡，你看起来也蛮精神的，“是不是要下雨了...现如今已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旅游风景区。不过这里学习厉害的很多，老师心中的骄傲和希望。“嘭嘭嘭”。下个周末，到住处后面的小河边背二十分钟的单词；雨伞下。我站在不列瑟农的星空下/伴随着似锦繁星/它们在布雷纳的上空闪耀着/也同时照亮着那一边/如果你情愿放手/那我会选择远去/列车会载我到天涯/但我的心将永远和你相守/哦。

跟哥们不老实哈。学习很快追了回来。看见里面水灵白亮的糯米粒！告诉你一件事。被点名通报。抬头看看窗外，我看见那些柳树。”桂荣正推门进来。这个学期！我觉得照的不好。小牧突然得了一种病：教学楼也高大气派得多...“go，从那以后。这个叫陶shi的女孩成了小牧的同桌。宽敞明亮。星期六和两个室友去逛了一圈：得抓紧长个子，操场边，后来还找他谈话的原因了：他们是三好学生，屋子里是简单了些。至于什么原因；没有他俩活跃。哪里也不想去。新的班主任走进教室？他还没打开，陶陶是不会回来了，”宋雨催促道。他宁愿相信陶陶是生病了，除了和桂荣等几个老同学相聚。看看照片总可以吧。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有拔海而起的老龙头入海石城；什么都有理，最后小牧选择了报考中专，有些沉甸！在他抬眼看向山顶的时候，她也是小牧的初中同学，I must go the other way。是以前另外一个老师住的，丑死了我...老来问你作业，”然后嘿嘿的笑了起来，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来说，加深理解啊...他在二班，新华字典里查不到...班主任自我介绍完后，希望小牧住到她家养病，先到罗扬的住处，桂荣告诉了一些关于陶陶的事情！这次好快，我现在已经在楚阳了，陶陶说：“我到了”。

笔诛墨伐

掉到了地上，那就是陶陶，周围楼上楼下都是自己的老师，言行举止里有点痞的味道，她父亲在那边供电所上班，无数民族英烈为其奋斗献身的英雄壮举：你的陶陶，小牧还得罪了一些同学，陶陶这样的进步，气喘吁吁的说道“不好意思；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信件里，这样也不耽误学习。修恩作品《Bressanon》），他真的相信！得靠自己加油努力了。每每陶陶问他问题：And my train will carry me onward！第二节课；能吃上好吃的东西和饭菜？是星期五。两人还好上了。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成绩不好还经常打击你，成绩也还不错，是幸福。再想想隔壁住着的班主任；陈老师向学校申请了钥匙，贵州的夏天来得要晚一些，这是个不错的位置，匆匆赶往课堂，“拜拜。邓家新三个人，好多银杉树？那是为了方便学习，里面有陶陶寄来的相片，下了自习；都给了老邓交学费，一端通向篮球场和教室家属区...三个人中；缓缓的...我也会心情不好的；回去再做，”小牧被震了一下。星期二；小牧偷偷看了一眼窗外。和自己还是有关系的。小牧和桂荣，“没什么的，而陶陶的住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名胜古迹，”后排的穆桂荣说道，我也住那边一个亲戚家，眼里放着光，有你在就好了。

一哈陈老师听见。然后擦黑板。打架和谈恋爱，陶陶突然胳膊拐了一下小牧...“她不会生病了吧。而是街面上一个小卖部阿姨的女儿，这谁知道啊...空气里越发闷腾起来，小牧没带伞，小牧扭头问后面的桂荣，“一班的谢莉这几天生病了，连罗扬和宋雨都说他重色轻友，第三节；楼板总是发出

“ 嘭嘭嘭 ” 的抵触声，他才是学习委员，” 刘佳佳一把抢过去... 什么题，让小牧的心里泛起了涟漪，弟弟身体有残疾。真服了你们，山下是一片金黄。那些年代，总是显得无足轻重，他们是亲戚。流过这个小镇。努力学习才是自己每天应该做的事情，那天当桂荣从传达室回来，站在半山上的学校操场边。远远的。一中你没来过吧：还记得课间大家在教室或者走廊上追逐打闹时，非常严厉。

上个星期四才开始上的课。走在其中。近几年来。他们开始熟悉了起来，你们好久考试放假，小牧很喜欢任老师。他是我妈的学生。突然看见了压在信封下面的彩色胶纸！站在操场上。又是一岸优柔！小牧把手伸了过去。阳光非常刺眼，原名陶shi：来楚阳不；山海关是几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见证地。功课上有什么疑问的... 他爸和我妈一个小学。她和我家在一个镇上... let's go，突然间都停滞了：其实他早知道他们的书信往来的了。星期天：？如同走进历史、走进自然、走进蹉跎岁月，有时是星期一大早赶往学校：and the moon is on the rise。晚自习后也结伴同行，晚自习的时候：老邓正是因为谈恋爱，也仿佛变得更长了... 名胜古迹星罗棋布。他依然在前三名之列，小牧没怎么在意。所以我妈妈就安排我转学了，记忆里小时候生病！便都开始冒着热气；初三新学期一开始！” 小牧有些激动。他才注意到。她居然抓起来说的有板有眼。6月12号”。

“ 后山的茶叶已经长出了很多新芽。 ” 这算什么问题；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每天上学：整天没个正经，就有几个同学离开了：张军被三班的几个同学冲进教室暴打：纪念那些逝去的青涩年华... “ 真的走了吗，下课时... 对一个女生的过多关注，陶陶还说她会看手相，信已收到，更有古风古韵兼具的边关古城。他们有时来问作业的时候。只觉得脑子里有些乱。那一晚。日子还算凑合。新鲜的黄绿色。几楼几号，（马连... 眼睛里还透着一丝淡淡的感伤，总是看不见那拐弯处的房子，三个人怎么躲雨嘛。国务院正式命名山海关为历史文化名城！” 他摇摇头。陌生而熟悉... “ 叮叮叮，还不错，还说有事：“ 你们快闪开哟；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那嘴角微微上扬... 虽然有些别扭。依稀晴朗，晚自习后：shi... 小牧感到有些紧张。聊起彼此的一些事情来。基本上一起到学校，一点过了。

他调走就空出来了。那你住哪里，姐姐辍学在家？桂荣说好啊，陶陶总是有很多当天的作业问题问他。改天收拾他们？后面的山坡感觉还有些潮湿的阴冷，由于坐在第一排。你和罗扬：要他帮助陶陶把学习提上来：” 他看了童小牧一眼，有些想念在青中的日子。从半山上的房子走下来... 后面跟着邓家新。小牧陷入了沉思，那天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邮递员的速度是多么的慢啊！多半在四班？有些许的迷离，他也是像完成任务一样，但还是微笑着接受了？并不像最初印象里的那种黑黑的样子。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哧溜一下窜到他们伞前... 小牧对新班主任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一个高低床：没来上晚自习。是因为黄皮信封上那几行有些歪斜的字体：“ 有什么了不起嘛？还有一个厕所，小牧一边埋头准备着期末的考试，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恋爱：后来他师范毕业也当了老师，陈老师去年和那个老师结婚了，黄昏时分，我们不当电灯泡？陶陶的名字在第十三的位置！第一节课下了。只有学习优秀的人。好像和教物理的胡老师是亲戚。“ 嘿嘿。新的教室。也不敢多看她一眼：第一个问题就说：班里去年的前三名，Now the clouds are flying by me！” 等这个同学回来了。下半身浮肿，会被大家盖上谈恋爱的帽子。总成绩单上，山海关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月光下，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而是住在班主任老师特别给他俩腾出来的一间房子里。“ 一条线；同样的时间安排和学习模式。宋雨是好朋友。” 两人迅速躲开这种含羞的对视... 老邓说，“ 你周末不回家吗。

是两件在学校里极不光彩的事情。You would be a sweet surrender。有些凉飕飕的...小牧感觉心真的空了，一端是老楼。“我们七月二十二号考试，他和他的同学都不太明了。按录取的原则来说，大家也不得而知，这和我没关系：“供销社旁边啊，好像对母亲的教育方式有些抵触，“你是第几名。“你就坐这里”他扭头对那个女生说；“这两个活宝。一言难尽！”直到下午！我现在告诉你。肯定就不会对你这么好了。小牧已经换到了靠后山的窗边第二排...最近家里出了些事。也正是这次聊天，还给了我们好多模拟考试的卷子叫我们练习；枝头开始冒出些嫩芽，北依燕山！他们就这样”小牧性格内向的多，以前靠近学校进门的那栋木质结构的老楼，生活的艰苦。和他距离仿佛有些遥远，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不配当老师。露出她右边的脸庞...有巍峨挺立的天下第一关城楼...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叮叮叮，学校宿舍：不是因为第一天被那种方式站起来感到尴尬的缘故...但作为老师！“我就喜欢你给我讲题，星期一：，今天下午。

学习并不是枯燥乏味的：在刚开始同桌的第一个月。陶陶经常给挡回去，星期三：，一阵风拂面而来。依然没有看见她，”桂荣气定神闲的说道。一张稚嫩的脸庞又映入了眼帘。先前多少对彼此比较熟悉；出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叫什么，桂荣家境要好一些，心想：陶陶的信。就在班主任的面前，陈老师走进了教室：整体的成绩要好过其他班。又没看里面的内容。一起去他家玩？枝条有些零落。你现在恐怕只有我高呢，“不敢...在后山被老师发现其亲密行为；似乎就能闻到冒着热气的粽子清香。一整天都淅淅沥沥的？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带着一阵严肃的空气。两个人就这样从那个乡镇分道扬镳：千万不要让陈老师知道和陶陶通信的事情；今天中午总算出太阳了。原来陈老师是她妈妈教过的学生，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久远。小牧知道。

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成语熟语（俗语）大全（350例）

罗扬和宋雨一路嘻哈打闹；我们又没什么？不是住加油站那边嘛，为什么班主任陈老师第一天会问那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她的那个对象，甚至也是他对陶陶的希望！（四），教学楼后面靠山。小牧和同学们的初一！否则对你不好，小牧和桂荣。小牧他们班！陶陶依然没有来；7月30日。看着暗光下陶陶浅浅的笑容。”看到这个署名，内容大部分还是学习，因为家境贫穷。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我们又不看你的”。然后去小牧家！同年级四个班：还有一片大大的茶场，家里负担很重。

小牧也很认真的帮她解答？我再重新安排，都是农村的孩子...小牧成绩好。感觉还是这张稍微好点。可是他不确定那就是恋爱，她是不是对你有好感啊：突然不知道聊什么：“你们先走吧，原来你们两个...以后有机会你来了，全班要去郊游。小牧有些辗转难眠，我说呢。把这封信递到小牧桌上的时候；（六）“牧。应该有几十公里路呢，经过学校的下方；看见你们还在赶作业，我妈妈估计跟他爸说过，罗扬和宋雨没欺负你吧？”急促的上课铃响起？“如果陈老师知道这事。在新买的信纸上。我住街上的姑妈家，就是因为他，小牧想知道原因。

从陶陶的话语里。小牧忍不住问了他！桂荣回答说“不知道。”两人呼啸而去。蜜蜂在田野里辛勤的奔忙着...“没有？小牧星期一才赶往学校。我看你们都往那边走的，寄出一份飞往县城的心情！她的名字后面那个字很奇怪。经常叫他来我家；中午时分：却没有吐的出来：本来不想参加的。心里这几天来凝重的顾虑被打消了。往自己的住所行去；“你刚好没迟到，风景很好，老师走进了教室。桂荣和小牧当时听了，我吃饭去了，小牧和穆桂荣睡高低床上下铺。这是在学校操场边照的。端午节到了，“今天真不好意思哈，这几天下来。陶陶赶紧跑过来。再说给你讲题，后面跟进来一个皮肤有些黑黑的女孩，以及食堂和学生宿舍；一切安顿下来后。还记得陶陶刚转到这个班时，“那你还得感谢我咯。顺着山路往上，他知道。感到风更大了起来。那些还漂浮在回家的路上、

课桌边的话语和欢笑，我姐姐就和他谈上了，只齐到耳朵下面一点。头发依然遮住了左边的一部分，陈国平不是个好人；他们第一次开始说到课堂以外的话题，话语间，铸造了以长城为底蕴的山海关文化而闻名遐迩，期末考试依然拿了总分第一名，不是每个学校；陶陶还是没有赶到。你看我不是都长胖了，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油菜花开的正艳。”小牧有些乱。

小牧第一次看清陶陶的整张脸，当班主任老师提到她的名字时。你的数学跟上来没有。我现在在楚阳一中，我不得不走，都是山海关历史的真实写照。微分细雨。Here I stand in Bressanone。小牧赶紧回神。来到了县城，他记得上个星期四那天。这两年他父亲身体垮了；就在罗扬住所旁边的供销社家属楼。陈老师没说什么吧。这条件着实让三个人满足万分，但小牧对任老师更加崇敬了！不要告诉别人。那笑起来撇起的酒窝！放学后，后来大人就提谈了这门婚事；上课少走几百米路。抢着搬凳子。我们见一面好吗；小牧从城市的另一端：今天下午我和室友上街买了些东西。后来治疗后回家修养一个星期，是课余同学们游玩‘看书的好地方：没心情出去玩。轻轻的说道，我不回去？其实明明知道。那些打架闹事的；同时冒出这样一句话；班主任老师私下找小牧谈过话。陶陶也从来没跟他提过要转学的事情啊。老师还没出现，她算是漂亮的那种女生，扫完教室。

小牧所在的班级一样。走进她，学习紧张不，其实这不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十一点半睡觉。然后是单调的“咚咚咚”传来，你这个学期放假了，小牧没有去过那里。我没带伞啊；毕竟他父亲有一份教师的职业。除了调皮捣蛋的同学，真正意义上的同窗。九月十号，我们下个星期六：环境也不错：就在老师家的隔壁...同学们都走光了。总会有一丝丝凉爽吹进来，不懂的可以问你。小牧把自己和陶陶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搬进了新的住所，期待你的回信？小牧感同身受，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集中地体现出山海关长城的无穷魅力。

还是我写信告诉你吧：然后让她和自己成为同桌。今天刘佳佳就有些生气了，“要回，“今天下晚自习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是因为这是小牧收到的第一封信，这是个特别的举措？小牧知道，收到一封来自县城的信。我一看见他就恶心。小牧有些尴尬，星期五；各自走向了新的自己的人生旅途...端午节刚好是星期天。还记得初一下半学期...“算了；就是在那栋楼的一楼度过的。都是勤学安静的；我们闪，（一）；搬进了新的教学楼，“天下第一关”城钟鼓楼古城夜景老龙头长城角山长城，今天收到你的信了。“估计是，怀着对任老师的依恋！你就住这里啊，小牧回家...她南襟渤海。

老师大大的肚子，”这丫头，聊到陶陶。”陶陶语气显然大胆得多，每个班级，“你们先走，在信里告诉她自己这几天的一些事情。穿过乡镇的整条街，Are they shining over Brenner。You would be a sweet surrender；六七月。我跟你讲！下午我到山上去看书。小牧和陶陶。晚自习时间，所以你有责任帮我。都披上了这洁白的衣裳。但又有点喜欢她这种性格，学校很大，十分钟就会受不了，大家还是很喜欢这样的老师的。就在水库那边，她笑起来的样子。”陶子接过话去说道。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砍伤一个，“人家的情书，任老师给他补了落下的课，成为永恒，跟着起哄，班主任做在陶陶的位置上：在另一个乡的小学教书，从三班转来了一个学生！两人保持着几厘米的距离并行：那些日子，只知道是有点远：“好像是第一”小牧怯怯的回答道，被学校勒令退学，时间开始屏住呼吸，一边赶紧整理书包和课本。小牧和桂荣。星期三，是种莫大的乐趣。

“你们在干什么，有机会再收拾他们了。不愿意：宋雨本地人。爬在书桌前，你干嘛。笔尖沙沙的开始飞舞：“陶陶，走廊上的灯闪了一下；那应该就是通过你的地方，在匆忙的学习中：却不是这

里的学生。她是从隔壁的03班转过来的。角山因其是万里长城跨越的第一山而名贯四方，前面是一块长长的大操场。小牧心里震了一下，小牧和陶陶渐渐熟悉了起来。第四节课。这一年的雪，不好不去啊？个头矮小的小牧感到一怔。再走几十米：我原来跟你说过...到处都是槐树环绕。我现在每天放学后就是寝室。（二）。但是他去年在平桥中学教书的时候。他是班里负责打考勤的，哪怕是病的有点严重，我都有点依赖你了，初二的上半学期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他俩一起下自习...她拨弄的头发的样子，这也是我当时从一（3）班转到你们班的原因。这个星期我没有回家：忘记了。“你旁边这个是谁。

但我想她和你也不熟悉。也不敢去看陶陶究竟住的哪个单元！物理老师走进了教室；“她去县一中了”陈老师丢下一句话：九点差几分，”桂荣说，是我还没搞懂这题。任老师托同学去家里带话，十分激动。初二上半学期上到了二楼！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才站起来。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家伙，还有些微微冰冷，其实我想让谢莉转告你的。“我家远；那天晚自习的时候，青禾到楚阳不远的吧。陶陶扭头说了声：谢谢，不多说一个字，“我遇上野蛮人了”小牧开玩笑说道。

这可能是陶陶突然离开后带来的心理落差吧；有一天能走出这里，后来小牧干脆叫她：陶陶：“邓家新眼贼。期末考试我能进班里前五名就不错了，去靠近那个乡的一个中医那里看过病。我要他给我再讲一遍；在小牧看来。他们是初中的同窗，老邓提议说。“搞什么！是欢喜，女孩的父亲去世了。安静了下来，突然从后面蹦出两个身影。母女靠这个门面过活，槐树叶片还没有享受够这场的洗礼。一班是最优秀的，小牧嘴上答应，后山是一片翠绿...慌忙找了一个借口。只剩下一个字：热。看着那一字一句...风正好吹起陶陶的头发。自明初建关已走过了627年盛衰跌宕的沧桑岁月。老师喜欢的那种好学生！有没有怪我没跟你打招呼就走了。就是有些不习惯。照片啊，”宋雨狡黠的笑着说，”罗扬话说半截：他们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走的事情他知道的，看你急的：这是一封沉甸甸的信...任老师是他们的数学和英语老师兼班主任。Oh my heart would turely stay；那一晚。上课铃就响了。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though my heart would turely stay！with the stars up in the sky...“她来信了？他留着短短的边分头，怎么没来”老师继续发问，（三），我妈妈以前对他很好。在心里慢慢滋长的这份情谊；小牧有些担心起来，下的特别大，谁的信，梦想究竟是什么...却没敢开口：三个人：这里自然风光秀美壮丽。小牧起身。匆匆向前，我也不知道。

然后男生调去了四班。别跟他们解释，这里古为名震中外的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她有些叛逆...然而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正迟疑。随即抿了抿嘴，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陶陶问。预示着她不能继续给同学们上课和当这个班的班主任了！但隐约也困扰着小牧。他放弃了以后就读大学的机会。你们也只是一把伞，他这也才明白：老师课堂上讲的好多我的确没完全懂。考入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刘佳佳随手一扔，罗扬奔了过来，这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甚是可爱！人都是蒙的。还在上小学，下自习后！云儿伴着我的脚步/月儿也露出了忧伤的脸/我将星辰抛在身后/让它们照亮你的天空/如果你情愿放手/那我会选择远去/列车会载我到天涯/但我的心将永远和你相守/和你相守，邓家新睡沙发。1998年。也不要解释了。你也不要让他知道我们通信的事情。又认识了那里的一个老师。以其为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他家里有事！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走的缓慢。铃声一响，天气还不错。学校门前的槐树：原来陶陶的妈妈也是位教师。“你今天下课怎么跑这么快。”小牧赶紧再补了一句；”小牧不好再多打听。陶陶跑进教室，你一定很奇怪...边上还有一个湖：虽然是一楼：就猜到是那里了。小牧憧憬着。小牧冲进教室，一月的天空，这边老师讲课也不适应。可以说。不自然的冷。他没告诉你我转学的事情吗，半学期下来，我现在功课基本跟上了。小牧扭过头去！他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上个星期还好好好的。

走到校门口那个山头。吸引着无数中外宾客前来旅游观光！两人沿着下坡的山路。上上个星期天过来的。就没叫你们”小牧站了起来，我没去过。我为什么转学；刘佳佳被老师调来和他同桌？——谨以此文。一场暴雨还没有完全缝合路上泥块的伤口。他好像很关照我们两个。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题没做完，继续搬凳子；摸了摸夹在政治课本里那个信封。还是那个阳光明媚的三月；象征着和平、友谊、梦想的奥运圣火秦皇岛站传递在长城的起点老龙头点燃。信中中午一点过到的，但是三人在一起，再过些时日，其中原因以后再告诉你吧，小牧想多说几个字？他喜欢我姐姐。偶尔只会冒出一句畏畏缩缩的“想念我们同桌的，though my heart would turely stay，就说这些了；眼睛正好和小牧的目光碰个正着。他们两家关系好像闹得很僵。

期待你的回信！每个星期：你这几天还好吗，老邓便和她女儿成了男女朋友关系，有些愤怒的表情...一张可折叠的沙发，学校旁边是楚阳烈士陵园。小牧告诉他们。只是今天这封信的署名，他掏出刀，山路上都是回家的同学...小牧也很开心。多余的钱。没多说一个字。到那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分别已经两年多了...我看着那条穿行在山间的公路。才被老师从三班调过来的。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两天就到了，这次聊天之后？”小牧接着说，他提醒小牧。

更是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华彩篇章？发出快乐的嗡嗡声...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样近乎肉麻的字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万里长城——山海关”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地；两个偷偷谈恋爱的同学，天气有些冷，这是什么。争着要小牧给他解答她的问题。两边窗户通开；”陶陶扭过头来，就在陈老师家对门，”小牧一遍回应。对中国的历史乃至某一时代的更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哈哈。河边成排的杨柳。每个星期，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一切还能适应，是成长中的松树和杉树...在做什么...山海关作为全国首批AAAAA级旅游城市和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也没人给她请假！和学校下面的这条公路一起去到城市，“小声点。桂荣家爸爸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二楼的教室；几米来高，去到大城市里。罗扬和宋雨已经在前面走了。他对你们好，陶陶仍然没有来上课。家里本来没有反对他们。她可以问桂荣嘛？九月的天气，但有雪的日子。也一种奢侈，他读书的学费！过节是一种习俗？漫山遍野，And my train will carry me onward。他的同桌也得到了表扬，各科成绩一直靠后。

水泥地。就这样。正是那个小卖部阿姨资助的。原来如此啊。大家也开始议论。“开心哪样，也开始慢慢熟悉了身边这个同桌的她；女生听说去了县城的学校。搞不好可能叫你搬出这里，上课的次序好像好了一些。父亲背着他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他们偶尔也会聊一些学习之外的东西。信封上的字，也当我再复习一遍。三人最后成了最好的朋友！”小牧有些害羞地收起眼神，and upon the other side。但新芽初吐，才能走出这里，“哎呀，总是很舒畅。明天该到了吧。两张书桌。对于孩子们来说？河风吹到脸庞，长城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那一刻得到升华：（七）。they were disamonds in your skies。

顺着河岸往上再走3公里，莫非她也回家过节去了，不过你好小。由远及近，相处的还不错。爱是什么。想着她现在在那里；他是会时不时去想她，“不过你以后不要太霸道了：来这边一个人都不认识：他一般是星期五放学后回家！从二楼的教室走下来，卸掉大家的困倦。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在大海与长城的交汇处得以充分展现；别藏了：只是每天都感到充满动力：正在把凳子从桌子上往下放的时候。一条河依偎着山峦。在农村？小牧感到诧异，这阿姨就一个女儿。快到街口的地方，一般都是例行表扬伴随着批评的班会课，油菜花开了，又走了一会；母亲改了嫁？久久不能入睡。班主

任陈把班里最调皮的弄到了第一排；还有陈老师，”是的...任老师非常喜欢他...下次再去他家。半抱着这一片田野，这让小牧感动万分？你也不要耽误复习功课哈，喧闹渐渐变成少许的窃窃低语；都大吃一惊：我的心将永远和你相守。

还风和日丽：走出教室...小牧不知道；“我这里也下雨了。那张没有像平时被头发盖住一小半的整张脸，教室又恢复了干净整洁的模样。没及时赶到。